

走马
天下

夜访网师园

□南西

多年前,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,我邂逅了一个迷你版苏州园林,名叫“明轩”。我当时大吃一惊,没想到在海外竟能看到古色古香的苏州景象。看过介绍后才明白,“明轩”复制的是苏州网师园里的殿春簃。20世纪70年代,大都会得到了一批中国明代家具,一直想把它们陈列出来,却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。后来,听从了我国园林学家陈从周教授的建议,建造了“明轩”,曲廊假山,碧泉半亭,让人恍如置身于江南姑苏。站在“明轩”前,我想,假以时日得去网师园看看正版的殿春簃。

去年夏天,偶然看到网师园开启了夜游活动,瞬间想起大洋彼岸的“明轩”,于是来了场说走就走的小旅行。

网师园藏在一条古街巷里,面积不大,星星点点的灯光和莹白色的月光,营造出令人迷醉的意境,为小小的园林笼罩上一股神秘之感。讲解员打扮成明代管家的模样,带领游客边游园,边欣赏评弹、昆曲、昆舞、笛箫、古琴等八项苏式风味的才艺表演。

走进万卷堂,这里是园林主人接待宾客的主要场所,高悬于大厅正上方的“万卷堂”匾额是由苏州才子文徵明书写的。三位古装少女温柔地坐在一套明式桌椅前,手边是三样民族乐器:笛子、扬琴和二胡。她们为游客表演了江南丝竹《花月夜》,将我们带入如梦似幻的江南山水画卷中。

网师园的庭院北面,有一小轩,名叫梯云室,取梯云取月之意。这里原是园主子女居住的地方。在梯云室里,我们欣赏了姑苏评弹《白蛇传·赏中秋》,琵琶三弦,轻清柔缓,唱的是许仙和白娘子于中秋之日,在苏州山塘街游船赏月的情景。我虽然听不懂唱词,但仍听出了一腔缠绵。月夜、园林、评弹,四处飘荡的苏州情调实在令人沉醉。

夜游网师园最唯美的节目,当属昆舞表演《玉兰》。昆舞,来源于昆曲,是古典舞中的一大流派。白衣舞者,婀娜多姿,手指呈五指莲花式,在集虚斋若隐若现的光影下,翩翩如仙。玉兰,常见于苏州园林,其色白微碧,香味似兰,完美地诠释出江南的柔美气质。集虚斋,则是园主修心养性读书的场所。

终于来到了殿春簃,这是网师园里的一处独立小院。芭蕉、翠竹、山石、清泉、半亭,清幽而雅致。悠远的箫声,如怨如慕。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,水港小桥多。夜市卖菱藕,春船载绮罗。遥知未眠月,乡思在渔歌。”穿着蓝色长服的男子,手持折扇,在箫声中吟哦了杜荀鹤的《送人游吴》。听得我真想让时光就此停留,把自己定格在这堪比天上人间的情境中。

“不入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?”还有什么比在园林中欣赏昆曲《游园惊梦》更为合宜的呢?我曾参加过一个昆曲培训班,唯一学会的选段是《惊梦》。此番在网师园夜幕下重温熟悉的旋律,情不自禁跟着哼唱起来,心中百转千回。浸入式演出,突破了传统舞台限制,以网师园之濯水阁为背景,边唱边游,华丽的视觉享受令人感慨不虚此行。

临风无限清幽
曹道锦

一杯冷却的茶

□毛文文

碧螺春蔓延绿色大海
一座岛屿跪拜山坡
身后的香火如雨雾越飘越远

茶水在茶水中呼救火焰

浪花在浪花中呼救
礁石,和雪后空了的天空

我有一杯滚烫的海洋,海燕飞走
飞得像一剑封喉

一杯茶冷却,杯底的落叶
已退出和秋风格斗

谁在出离,把浪花倒出来
沸腾的尘世,被谁闲置

紫琅
诗会

假装在山野露营

□明前茶

操场上是何时出现第一顶天幕遮阳篷的?老徐已经记不清了,他只记得它像一只展翅欲飞的白色大鸟,翩翩降临足球场草坪。那恐怕是在宿舍的阳台上极目眺望的第20天或第21天了,随着疫情防控的升级,老徐和他所有的研究生同学以及本科的学弟学妹们,已经足不出校园一个月,公共课已经全部转为网课,必须面授的专业课与实验课,老师把一个班的学生分成两个班来上,让大家坐得稀疏些。足球也不能踢了,老师说,一场正规的足球赛需要22个人上场,已经超过了允许人员聚集的上限,所以大家还是改为长跑吧。

缺少足球爱好者的蹂躏,加上修剪草坪的工人也无法从校外进入,操场中央的草坪上,草长已有十多公分,就像一块绿油油、毛茸茸的地毯,依照老徐这样拥有十多年球龄的男生来说,他一眼就可以判定这样的球场已经不适合踢球了,会让人传球时深一脚、浅一脚。

就在叹息间,周六,老徐突然发现,有人在操场上架起了天幕遮阳篷,似乎在兴致盎然地露营,能听到遮阳篷所在方向还传来吉他声与歌声。不一会儿,老徐前往侦察的室友回来了,他告诉老徐,那个六角遮阳篷是经过准许的,辅导员老师已经规定,清风可以从四面八方吹入的遮阳篷,长度超过五米,宽度超过两米五,可坐不超过十人,只有两个门可以开启的帐篷,聚集人数不能超过四人。老师还笑着说:“虽然春天快过去了,但是坐在外面仍然可以闻见风车茉莉的馨香,爬藤月季也开得正盛。校园里除了足球场外,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的野湖、丘陵、旷地,也是搭帐篷的好地方。只要帐篷之间保持两米以上的社交距离,都可以得到允许。”

老徐心里就是一动,这段时间,因

为不能出校园骑行、登山、与朋友相约踢球,老徐蜗居于宿舍,除了网课与做实验,就是靠打游戏、看网络小说打发时间,虽然科研仍然在有条不紊地推进,但仍有一股无力感时常袭上他的心头,空闲下来,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刘备当年旅居新野时的感叹,“备往常身不离鞍,髀肉皆散;分久不骑,髀里肉生。日月蹉跎,老将至矣,而功业不建:是以悲耳!”是的,虽然年纪只有当年刘备的一半,老徐也感受到了那种“髀里肉生”的忧伤,很少有机会在原野上撒欢,青春活力似乎在离他远去。也许他目前很需要在户外撒个欢,哪怕只是玩飞盘、跳绳、烧烤,或与朋友们合唱崔健、陈奕迅的歌,也能让他从郁闷的泥潭里抽身出来,给身心注入活力。

老徐就与室友,以及左邻右舍的兄弟们众筹了一顶天幕遮阳篷,大家有的买了帆布折叠椅与折叠小桌,有的买了充电马灯,有的买了野餐篮子和分格饭盒。到了周末,这伙不善厨艺的小伙子纷纷拿出浑身解数,做三明治的、做果蔬沙拉的、切红肠的,纷纷动手,三位兄弟主动请缨,去搭建六角天幕。经过网上野营大神的视频教诲,不到半小时,他们就将2根伸缩支撑杆和6根风绳固定好了。米白色的天幕遮阳篷下,很快放上了白色和黄色的折叠椅,放上了形形色色的野餐美食。老徐带上了他大二那年买的吉他,隔壁兄弟带上了他的长笛。老徐打趣他:“一个研究金属疲劳的未来工程师,还能吹《姑苏行》?”对方毫不示弱地回答他:“乐器只要学会了,就像骑车一样,哪怕久不骑,适应个一天半天,还不能上车?”

这一天,蛰伏已久的兄弟们坐在清风送爽的天幕下吹拉弹唱、聊天、互诉心底的秘密,直到晚风吹起。晚霞已收,天空变成了近乎于黑的暗蓝色,外面虫声渐稠,第一声蝉鸣像清泉

一样洗濯耳朵。此时此刻,风如丝绸,草坪沉厚又柔软,脚感胜过羊毛毯,为了不破坏操场上的静谧气氛,大家纷纷调暗了充电马灯的亮度。忽然,有人叫道:“银河!快抬头看!”

老徐与室友跑出遮阳篷,哦,外面真正的天幕上,一道横跨天际、纵贯南北的乳白色光带,已经在深蓝的天幕上出现,银白的、橙黄的、暗红的星星们,亮的暗的、大的小的,宛如河流中的浪花,晶莹剔透,奔腾不息。银河跑起来了,它就像从北偏东的地平线向南方延伸的一条光流瀑布,垂挂下来,忽然将老徐心中所有的烦恼洗濯一清。室友递来双筒望远镜,教他辨认人马座和天蝎座,辨认银河中的三叶星云、礁湖星云,以及风车星团,对了,那风车星团就像校园中攀援的风车茉莉一样,星星们组成了五瓣乳白色的花朵,每一瓣花都往一侧微微卷曲倾斜,仿佛只要有一阵风吹过,这风车星云便能悠悠旋转起来。

老徐心中感叹:就算足不出校园,也可领会到吹过山野与土岗的清风,望见明亮的银河,禁锢我们的常是躺平颓丧的想法。苏东坡曾在诗文中说:“天地之间,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”现在,敞开心扉,哪怕只是在操场上,他也可以感受到这“造物者之无尽藏”了,一股久违的欣喜,有所收获与自在安然的欣喜,涌上了他的心头。

就算因为疫情,求学生涯变得略微单调,但这个初夏,暂时放下手机,拿起手鼓与吉他,假装在山野露营,你也是有机会与带着花香的风,与草地的绒绒脚感,与万千星斗劈面相逢的。在科研与学业的缝隙里,没有错过这思绪飞扬的一刻、身心舒展的一刻、这满是治愈芬芳的一刻,不是很值得欣慰吗?

玉兰
一瓣